

“脱欧”马拉松 折射欧洲政治“无力感”

英国议会下院日前通过了关于要求推迟“脱欧”的政府动议。“脱欧连续剧”演到今天，全球观众恐怕都有些累了。很多“吃瓜群众”都有这样的疑问：英国到底什么时候能“脱欧”？做个决定怎么就这么难？

实际上，最近两年多来的英国政治几乎全部围绕“脱欧”展开。未来这件事还要缠绕英国政坛多久，目前还很难看清楚。但从这部“脱欧连续剧”中不难看到的，是英国政坛决断力的欠缺，是面对社会分歧时的政治无力感。《纽约时报》更是坦言，英国在“脱欧”问题上陷入瘫痪，折射出西方民主无法解决巨大社会分歧的缺陷。

民意分裂之殇，凝聚共识之难，是当前困扰欧洲多国政府的难题。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法国仍未完全从“黄马甲”示威的震荡中走出，尽管总统马克龙发起的大辩论让沸腾的民意暂时有所平息，但想切实满足不同阶层民众对改革的要求，仍然要面对那些难啃的骨头。

民意的分裂，党派的争斗，政治极化现象的加剧，造成了“议而不决”的困境，形成了在事关国家前途的政治议题和改革进程上裹足不前的局面。政治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很多欧洲

国家政治的底色。德国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格茨指出，在当前的西方政治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动荡”。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在欧洲显现不断上升的势头。目前，民粹主义党派已先后在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欧盟国家入阁主政。德国《图片报》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党派将在今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比现在多一倍的议席。这意味着欧洲各国近几年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将在欧盟层级上进一步发展。欧洲政治生态中民粹主义的烙印越来越深。

用民粹主义方式回应民众要求固然可以得到一时的欢呼，但真正解决深层问题才是正道。由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民粹主义和分裂的民意所裹挟，理性的政治在欧洲不少国家愈发难以获得足够空间，从长远和根本角度做出决策显得越发艰难。

仍以英国“脱欧”为例，“脱欧”究竟对英国意味着什么，整体和长远考量下得失如何，恐怕英国大众乃至政界不少人都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脱欧”进程的争议焦点——北爱尔兰边界问题，在“脱欧”公投前却未得到充分讨论，为“脱”而“脱”的非理

性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在欧洲日益喧嚣的民粹主义背后，是中下层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自身处境恶化等现状的不满。改革固然势在必行，但面对结构性的矛盾和掌握政治经济权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客们似乎一时难以找到化解和突破的途径。

西方政治制度在解决社会分歧面前的无力，正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媒体和学界反思的话题。德国《世界报》直指“西方的民主和运转能力似乎发展成为一对矛盾”。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价值调查机构创始人罗纳·英格尔哈特甚至警告说：西方正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民主挫折”。

让政治的运行更有效率、更多理性，是摆在欧洲很多国家面前的艰难挑战。弥合社会分歧，形成前行的共识，是欧洲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9年新年讲话中对德国民众呼吁“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通力合作，才能够赢得时代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在当前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中，“团结”无疑是个奢侈品，但的确是许多国家的必需品。

据新华社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 已致50死50伤

新华社电 新西兰警察总署17日宣布，由于新发现一名遇难者，目前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枪击案已致50死50伤。

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调查人员在遇袭的马斯吉德·努尔清真寺清理现场时发现了这名遇难者。

迈克·布什说，枪击事件造成的受伤人数为50人，其中36人仍在克赖斯特彻奇医院接受治疗，其中2人留在重症监护室，1名儿童住在儿童医院。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

清真寺15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目前，28岁的澳大利亚人布伦顿·哈里森·塔兰特被指控犯有谋杀罪。16日上午，这名恐怖嫌犯在克赖斯特彻奇地区法院短暂出庭，他将于4月5日再次出庭。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枪支安全问题在新西兰引起广泛关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6日表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新西兰的枪支法需要改革。新西兰总检察长戴维·帕克16日宣布政府将禁止买卖自动步枪。

古巴抗议美缩短对古旅游签证有效期

新华社电 古巴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国将对古巴公民发放的旅游签证有效期从“5年内多次入境”缩减到“3个月内单次入境”的决定，认为美此举对赴美古巴公民“构成了一个附加障碍”。

美国驻古巴使馆网站15日发布消息称，从本月18日起，美国将对古巴公民申请的包括旅游、探亲、医疗等目的在内的B2签证（即旅游签证）有效期从“5年内多次入境”修改为“3个月内单次入境”，以便在签证费和签证有效期上与古对美相关政策“对等”。目前，美国人赴古巴旅游是持单次入境签证，每次可在古最多停留3个月，签证费用为50美元；而古巴人赴美国旅游则持60个月内多次入境签证，办理费用为160美元。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

国所称的“对等”说法并不合理。事实上，目前赴古旅游的美国公民只需付款即可获得签证。而自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政府宣布收紧对古政策，随后撤回六成美驻古巴外交人员，并停办几乎所有签证服务，因此赴美旅游的古巴公民只能前往墨西哥、圭亚那等附近国家办理签证，为此旅途成本增加，并常有被拒签风险。

声明说，如果美国确实想实施对等政策，就应立即重启在古领事服务，为古巴公民办理相关签证。

2014年年末，古美两国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7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2017年9月，美国宣布使馆无限期暂停办理古巴公民赴美签证业务，仅处理在古巴的美国公民紧急事务。

印尼东部发生洪灾致60余人死伤

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17日说，印尼东部巴布亚省16日晚发生的洪涝灾害已导致42人死亡、21人受伤。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当天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洪灾影响了巴布亚省森塔尼镇的9个村。除60余人死伤外，洪灾还造成150所房屋被淹、一座桥梁和9所医院被损毁。100余名当地居民被紧急撤离。

苏托波说，初步调查显示，连日大雨引发当地山体出现滑坡，崩塌的泥石堵塞河道，在森

塔尼镇附近形成堰塞湖，此后堰塞湖溃堤引发了洪灾。由印尼抗灾署、国家搜救局、军警、印尼红十字会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展开紧急救援，部分救灾物资已送往灾区。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的继续，灾害所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预计还将上升。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印尼的雨季，也是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高发期。今年1月，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发生洪涝和山体滑坡灾害，造成59人死亡、25人失踪。

改善地区水质有助于大堡礁珊瑚“自愈”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一项新研究发现，内陆河流径流的水质下降会妨碍受白化等破坏性因素影响的大堡礁珊瑚自我修复，改善当地水质将有助于提高珊瑚礁的“自愈”能力。

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全长2300多公里。正常情况下珊瑚会呈现多种色彩，这些颜色来自寄居的藻类，这些微小的共生藻也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能量。没有了这些藻类，珊瑚就会变白，最终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近年来，大堡礁珊瑚出现大规模白化迹象。其中，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温度上升是最大威胁，此外大堡礁还面临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威胁。研究人员

认为，大堡礁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珊瑚对抗这些影响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澳大利亚海洋学研究所、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珊瑚礁研究中心、阿德莱德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1995年至2017年期间采集了大堡礁46个地点的珊瑚覆盖数据，以评估热带气旋、疾病暴发和珊瑚白化对珊瑚礁所造成的影响。研究人员同时还检测了珊瑚从损害中自我修复的情况。

他们发现，内陆河流支流的不良水质，尤其是洪灾后水中的废弃物、地表沉积物和营养污染等流进海水后会给大堡礁生态带来压力。不良水质使白化珊瑚自愈速度变缓，且更容易遭到病害侵袭。

叙利亚危机爆发8周年：废墟中“疗伤”的东古塔

叙利亚人萨米尔·加巴里的三层小楼几乎被炮弹“削”去了楼顶。如今，他的新厨房已经砌好了台面。

萨米尔的家位于大马士革东郊的东古塔地区，这里曾是叙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要塞。叙政府军自去年2月起对东古塔发动围攻，去年4月14日宣布收复武装分子最后一个据点杜马镇。

反对派武装占据东古塔后，在国营机构工作的萨米尔是第一批离开的人。此后超过6年的时间里，他只能租住在在大马士革其他区域。“没有财产，第一件难事就是支付房租，我们很难承担。”萨米尔回忆道。

过去8年里，战争造成超过110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远离故土、缺乏支持的他们只能在异乡艰难求生。

厌倦了流离失所状态的萨米尔在政府军进驻的同月就回来了。他的房子被炮火严重破坏，顶层几乎完全垮塌，萨米尔决定重新修缮房屋。清理碎石、修整楼梯、建造水箱、铺砌瓷砖……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新家已经有了轮廓。现在，萨米尔已经砌起新的厨房台面，“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

和萨米尔的选择不同，穆罕默德·谢哈德和萨米拉·阿尤布夫妇则一直留在东古塔。但是，他们的经历并不比离开的人更轻松。

穆罕默德说，武装分子囤积



食物，再高价出售。饥饿，成为他最糟糕的回忆。“政府军进驻之后，情况好些了，各种物资开始供应，供电、供水开始恢复了。”

穆罕默德的妻子萨米拉在屋内、门前都装饰着塑料假花，为居民区焦黑的墙壁和满目的废墟带来几抹亮色。“我们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

记者走访了东古塔杜马镇的集市所在地。轰炸后的废墟旁，一家家小店开了张，摇摇欲坠的房屋没有阻止来往行人进店问询，穆罕默德·赛尔尤斯新的面包店就在其间。以前能卖到数十美元一公斤的白糖如今不到半美元就能买到，面粉也不再是极度稀缺品，物资供应的逐渐恢复使他的面包店不必因原料短缺而“停产”。

在杜马镇第六小学，教室和操场已经修整完毕，前来上学的孩子已经从之前的数百人增长到一千多人。走廊上贴满了学生们的绘画习作，教室里不时传来嬉戏打闹声。东古塔开始有了生气，虽然还远未恢复。

如今，一片片如山的废墟还堆积在东古塔的各个角落，一栋栋布满弹痕的居民楼仍几乎是“无人区”，一个个军事检查站还在防范着各类不可预知的风险。但东古塔还是迎来回归的居民、开业的店主、开学的学生，反对派武装在居民楼间堆起的巨大障碍物被逐一推平。

生活在这里重新上演。夜幕降临，电力短缺的大马士革只能见到不多的光亮，但这里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据新华社